

激发孩子对写作的渴望

华明玥



《跟着名家学写作》 闫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

一位高二学生曾经尖锐地提问：“AI都已经写得这么好了，我们人类学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在考场上，你们做老师或编辑的，能区别出哪篇文章是AI写的吗？”

我思忖片刻，回应他：“当然能分辨。因为AI的写作方案都来自于既有的经验，因此它写出的文章充满了老生常谈的结构，司空见惯的道理和含混不明的细节。末一点，更是‘一眼假’。”我向这位高中生建议：想写好文章，不是去向AI学习，而是要向人类的写作大师们学习。而这，也是作家闫晗出版《跟着名家学写作》的意义——因为，只有你习得了打破常规的思考方式，感受仅属于你的体验旅程，你才有望得到简洁明了却振聋发聩的输出方式——一篇朴素简洁但过目难忘的动人文章。

《跟着名家学写作》一书，与之前所有谈如何“捷径式学写作”的图书都不一样，它从不急功近利地提供各个写作主题的关键词，按照关键词来收集素材，让学生去背，也从不输出有关命题的猜想，去提供写作逻辑的归类方案。不，不，这些死记硬背的功利方案，都不是闫晗的目标。在北京八中讲过5年阅读写作选修课后，她更追求一种“从头培育写作兴致”的松弛方案，她十分欣赏《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的一段话。

“如果你想让人们造一艘船，不要雇人去收集木头，不要发号施令，也不要分配任务，而是要去激发他们对海洋的渴望。”是的，在这本书中，闫

晗主要就是在激发这种“渴望”，她从110多种名家名作中，收集了动人心魄而富有启发性的阅读体验与写作窍门，犹如收集了风帆与灯塔的迷人轮廓，收集雨云与海浪的呼啸阴影，收集了潮汐的规律与震耳欲聋的威力，她将这种对海洋的渴望传达给生活经验与内心能量都比较薄弱的人，在这本充满了方法论与启迪感的书中，我能听到闫晗内心的声音：“走起来呀！去探索整个海洋。我将教你如何支起风帆，如何把握方向舵，如何避开暗礁，如何追逐灵感的鱼群……”

在《跟着名家学写作》这本书中，闫晗通过总结与思考，不着痕迹地传授经验，她从古今中外100多位作家的代表作中，抽取普遍性的经验，构筑起这本书的精密结构。从“追寻灵感”到“夯实素材宝库”，从“塑造人物”，“学讲故事”，到“让景物活起来”，从“表达精准有画面”，到“与细节这个魔鬼对话”，这7个维度，可以说是“跨越写作高门槛”的必要条件。闫晗撷取用言之有物的事例，来讲述当代人如何开拓感受力的疆域，如何将经典的学习与对当下的观察做紧密连接，如何将不同作家殊途同归的经验，抓取出来，拧紧它，像浸满油的灯芯一样，点亮自己的生活感受。她主张将经典小说与同名的多个版本的影视作品对照着领会，感受人物心理活动与视觉意境的互为转化，她主张写作时，不仅应有完善的“文学储能”，还应当具备其他学科的前沿性知识储备，医学、心理学、法学、影视传媒学乃至量子物理学，唯有写作者对这些“旁支斜出”的知识都明了，才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获得兴趣的触发与生命意义的轰然觉醒。

这本书也适合亲子共读——当家长和孩子一起去揣摩文学作品中的万千人性，去体验别人眼中的热泪与孤独时，两代人的同理心会默默地生长出来。家长会惊讶地发现，经过启发与训练，孩子就能够突发奇想地与你自由交流，他从此能够以自己的观察、体验、思考与观点，来反哺你了。这种反哺可能仅仅是一个句子，譬如：“我读了五遍《朝花夕拾》，终于读懂了，最喜欢的居然是《五猖会》。”“早了两个月，门口大河的心跳快停止了。我盼着大雨，让水的心跳变有力。”是的，跟名家学习，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写作能力，而是习得与大自然、与他人获得深度链接的方式，它让我们不再成为贫乏无力的孤岛。对孩子而言，这就是替他们找到生命深层意义的一条隐秘小径，闫晗的工作，就是为这条小径插上小小的路标。

以“信”为念，以“诚”践行

——读《漫漫考研路》

王芳

继《两地书，父子情》之后，沈喜阳和沈晏齐父子又出版了《漫漫考研路》。无疑，晏齐是《漫漫考研路》的主角。“心诚为贵，人生难得”是晏齐考研“上岸”时的肺腑之言。通读《漫漫考研路》，我以为晏齐成功上岸，除了他在考研路上领悟和做到了一个“诚”字，更重要的在于晏齐首先找回了“信”，正所谓“认识了自己”，他找到了自己——一个独立的“自我”主体对于现实和将来的“自我”有了清醒的目标意识和价值感归依；然而仅有目标还不够，“真诚”在心，更在于“行”，正是以“诚”践行让晏齐能够真正实现自己，最终踏上以文学为志业的人生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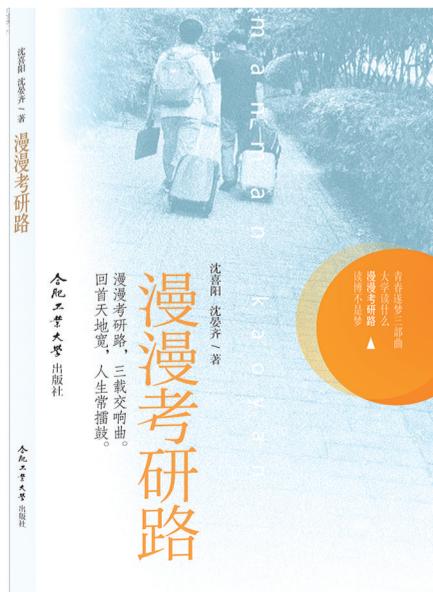
何为“信”？在我看来，晏齐的“信”就是所谓“认识你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重新发现了自己”。晏齐的“信”是他在失落之后又重新找回来的。晏齐是个好学生，从小给人印象就是“听话懂事、认真好学”，他遵照老师指导看书、做题，按照父母要求吃饭、睡觉。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初期都一帆风顺，不出意外就是考上人人称羡的“211”或“985”大学，然后顺理成章地找个满意工作，步入海阔人生。但是晏齐高三阶段突然就失去了“信”念，他对于按部就班的世俗人生套路——高考、大学以及之后生活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就此步入了险境，但同时又何尝不是一个“叛逆”的孩子在另辟蹊径寻找自我呢？可以说从高三阶段开始，晏齐就开始懵懂地探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但彼时的他自己也不甚清晰，按他的话来说他只是懈怠于每天重复机械式的学习生活。在高三失去了“信”念的晏齐最终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进入了大学之后仍然没有找到他的“信”——未来做怎样的自己。现在看来晏齐之所以两次考研失利，到第三次才成功不是偶然的。而在我看来晏齐两次失利过程中事实上都处于失“信”状态，是处于被世俗被父母甚至被自己安排的被动状态。可见一个人的成功首要前提是有清醒的“自我”主体意识和目标意识，有主体意识才会有主动追求的动力，有目标才会有明确方向！

而父亲沈喜阳则是晏齐“信”的领跑者。从表面上看，晏齐最终的“信”来自他主体意识和人生目标的明确，而深层次的“信仰”和“信心”层面，其真正内核乃是人生价值观的抱守和实现问题，即如何认定一个读书人的价值而愿意去追求？又如何获得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自信而坚定追求不放弃？喜阳以他的视野和远见为晏齐引导了一个不与世俗合流的人生价值观，即破除“外在标签”的认定，回归“自我肯定”。正如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母亲葛丽认为儿子本科没有上“211”就读，硕士阶段一定要读一所名校，至少要上一所“211”、双一流，这才有了起先报考复旦、华师大的两次选择。父亲喜阳则跳出了世俗价值观的槽底，他认为“一个人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身份（比如名校毕业生）来获得自信，而是要真正找到自己的着力点，发挥出自己的天赋，获得内心的自我肯定。只有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才能有真正的自信。”因此在

第三次考研择校时，作为父亲的喜阳对于儿子的希望是“我觉得现在对你来说不是考取某所名声好听的学校，而是只要进入一所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将来必能在文学上取得成果。”如果说晏齐自己最终找到了“自我”人生目标，那么父亲喜阳则为儿子引导了“自我肯定”的人生价值观，他的价值观为儿子未来人生追求奠定了一块“自信”而非“信他”的基石。

但无论如何，“信”都还是观念层面，如何能“信必果”，让信念成为现实？正如晏齐所悟，他最终考研成功上岸，一个“诚”字最为可贵，而我以为其“诚”在心，更在于“行”。当父亲喜阳与晏齐谈论起王阳明“彻悟”之意时，晏齐脱口而出“实践出真知”，这一领悟让喜阳也觉得惊奇！我想这是晏齐在考研过程已经深深体会到“实践”的重要性，即要想做成一件事，唯有“诚心”的态度还不够，更要有“诚实”的践行才能达成目标。作为过来人，我与喜阳观点相同，相对于目标观念的明确意识，坚实的行动本身之于目标达成更显其重要性且需要毅力坚持下去。

晏齐感慨“心诚为贵，人生难得”，其中“人生难得”固然是个人经历所感，晏齐说借着二战考研挫折，让他能靠近文学世界里那些高贵的心灵，品尝文学世界里所流出的纯净的痛苦。在我看来，晏齐难得的人生里更有幸拥有一双父母！晏齐说二战过程中给予他以最大支持与鼓励的人“第一位是我的父亲”，此言不虚！与传统父亲利用权威一味要求或者强求不同，喜阳作为父亲，与儿子建立的是亦师亦友关系。他以自己考博和读博经历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身教重于言传，他给予儿子的是尊重理解，是引导和平等交流。他与儿子交流文本阅读心得，探讨文学理论知识，还传授自己如何做学问的方法，甚至儿子考研过程中每周一次作文，他都做到面对面点评，手把手“传授”写作技巧。而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葛丽在儿子考研和先生读博期间默默地一路支持，晏齐的话是对一位母亲的最好慰藉吧：“母亲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付出最多、承受最多，我也庆幸自己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漫漫考研路》，沈喜阳、沈晏齐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版

